课程思政视域下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的实践路径研究

陶 攀[1]，林泽航[1]，罗晓珊[1]*

(1.成都大学，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红色体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体育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重要文化资源，其所承载的爱国情怀、集体意识、奋斗精神和纪律观念，与高校体育课程的育人要求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近年来，匹克球逐渐进入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相关研究已开始关注其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考核体系，但围绕匹克球课程思政的具体教学转化仍缺乏深入讨论。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在梳理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入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的教学逻辑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匹克球并非红色体育项目，红色体育文化与匹克球课程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历史同源关系，其融入不能建立在简单的内容嫁接之上，而应以课程目标和专项教学内容为依据，将适宜的红色体育文化资源转化为学生能够在练习、合作、比赛和规则实践中感知的教育内容。具体实施中，应明确红色体育文化在课程中的功能边界，根据匹克球教学内容选择适宜的思政切入点，将价值引导嵌入课堂主体活动，并通过过程性评价观察学生在合作、规则、责任和意志品质等方面的行为表现，从而避免课程思政与专项教学相互分离，为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课程思政；红色体育文化；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

DOI：doi.org/10.70693/202610236059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Path of Integrating Red Sports Culture into University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Pickleball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o Pan, Lin Zehang, Luo Xiaoshan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 Red sports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 forme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people in sports practice. The patriotism,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spirit of perseverance, and sense of discipline embodied in red sports cultur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f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pickleball has gradually been introduced into university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Existing studies have begun to focus on its curriculum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and assessment system; however,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specific pedag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curriculum-based

作者简介：陶 攀（2002—），男，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林泽航（2000—），男，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罗晓珊（1985—），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
通讯作者：罗晓珊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ickleball courses remains insufficient.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Based on a review of relevant studies concerning the integration of red sports culture into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it analyzes the pedagogical logic of integrating red sports culture into university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pickleball cour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ickleball is not inherently a red sports event, and there is no direct historical homology between red sports culture and pickleball courses. Therefore, such integration should not rely on the simple graft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onto specialized teaching. Instead, it should be grounded in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specialized teaching content, transforming appropriate red sports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educational content that students can perceive and experience through practice,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rule-based activities. In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the functional boundaries of red sports culture within the course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appropri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ntry points should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pickleball, value guidance should be embedded in the core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students' behavioral performance in cooperation, rule observance, responsibility, and willpower should be assessed through process-oriented evaluation. In this way, the separation between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pecialized sports teaching can be avoided, thereby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red sports culture into university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pickleball courses.

Keywords: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d Sports Culture; University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Pickleball

1 引言

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并明确要求体育类课程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在体育锻炼过程中加强爱国主义、传统文化以及意志品质教育[1]。这一要求意味着，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不能仅以身体素质提高和运动技能掌握作为教学目标，还需要关注体育活动本身具有的教育价值。

与理论课程相比，体育教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学生在课堂上不仅需要完成运动技术学习，还要处理同伴合作、竞赛胜负、规则约束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因此，体育课程思政的落实不能主要依靠理论讲授，而应建立在具体运动实践基础之上。魏源、程传银认为，红色资源融入高校体育课程，应落实到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和教学评价之中，而不能停留于一般性的价值宣示[2]。王德志、张红玲的研究也指出，目前部分高校体育课程中红色体育文化的融入主要集中在课前导入和课后总结环节，与课堂主体教学之间的联系仍显不足[3]。

红色体育文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体育文化形态。已有研究通常将革命时期形成的体育实践、体育思想、体育故事、历史文献以及由此积淀的精神文化纳入红色体育文化的范畴[4-5]。从教育内容看，其中所反映的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纪律观念和责任意识，为体育课程思政提供了一定的资源基础。近年来，围绕红色体育文化进入高校体育课程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内容由价值分析扩展到资源开发、教学内容和实施路径等方面[2-6]。

与此相对，匹克球进入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时间较短。杨波、贾树波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时安排和考核方式等方面对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内容体系进行了讨论，并将课程思政纳入课程建设范围[7]。这表明，匹克球课程研究已经开始从单纯的项目推广转向课程体系建设。

不过，红色体育文化研究和匹克球课程研究之间仍存在一定距离。前者多从高校体育课程整体层面讨论融入路径，后者则主要围绕匹克球课程建设本身展开。将红色体育文化具体落实到匹克球教学时，哪些内容适合进入课堂、通过什么活动进入、如何避免对专项教学造成干扰，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因此，本文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简单论证红色体育文化“能否”进入匹克球课程，而是分析其进入课程之后如何保持体育课的专项属性，并使文化教育与运动实践产生实际联系。

2 红色体育文化融入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的基本认识

2.1 红色体育文化应作为课程资源，而非匹克球项目自身属性

讨论红色体育文化与匹克球课程的关系，首先需要明确二者的概念边界。红色体育文化具有较为明确的历史生成背景。陈傲雪、权格格认为，红色体育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过程，其文化形态包括革命时期的体育实践、体育史料、体育故事以及相应的精神文化，并具有革命性、人民性和传承性等特点[5]。付东阁、张应龙则从革命性、教育性和实践性等方面对红色体育文化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4]。因此，红色体育文化不能泛化为一切积极的体育精神。

匹克球并非产生于我国革命体育实践中，也不具备红色体育项目的历史属性。双打中的合作、比赛中的坚持以及对规则的遵守，本身属于体育运动普遍存在的行为要求。如果直接将这些行为称为红色体育文化，容易造成概念外延扩大。较为合理的处理方式，是把红色体育文化理解为高校体育课程可以开发利用的一类课程资源。教师从红色体育历史和体育实践中选择与课程育人目标有关的内容，再通过教学设计与匹克球中的具体运动情境建立联系。这样，红色体育文化和匹克球可以保持各自的基本属性，前者提供文化和价值资源，后者提供身体活动和教学情境。

2.2 体育实践是二者发生联系的中间环节

红色体育文化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学生的价值认同，其教育作用需要通过具体教学活动实现。体育课程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学生必须参与身体实践。学生在双打比赛中需要与搭档沟通，在技术学习中会面对连续失误，在教学比赛中要接受胜负，在承担裁判任务时需要依据规则作出判断。这些都是体育课堂中真实存在的行为情境。

红色体育文化进入课堂，可以为这些行为提供历史和文化参照。例如，教师可以通过适当的红色体育史料说明集体协作、纪律意识或者艰苦奋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但课堂重点不应停留于对史料本身的记忆，而应进一步回到学生当前的体育实践。

换言之，红色体育文化能否在匹克球课程中发挥育人作用，并不取决于课堂中出现了多少红色故事，而取决于这些文化内容能否与学生正在经历的运动活动产生联系。

2.3 匹克球课程为价值教育提供了具体的运动情境

并非匹克球课程中的所有技术教学都适合作为课程思政载体，也没有必要对每一个技术动作进行思政解释。与单纯的动作模仿相比，双打配合、教学比赛、规则学习和学生裁判等环节具有更明显的人际互动特点，也更容易出现合作、责任、纪律和胜负态度等问题。因此，这些教学环节更适合作为红色体育文化进入课程的具体场景。

例如，双打中的站位与补位要求双方保持沟通，学生不能只关注个人击球；裁判实践要求学生依据统一规则处理争议；教学比赛则可能出现领先、落后以及连续失分后的心理变化。这些内容原本就是匹克球课程的一部分，并不需要为了课程思政另外设置一套脱离专项教学的活动。教师真正需要做的是在原有运动情境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价值引导。

3 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需要重点处理的问题

3.1 防止将其他体育项目的思政内容直接移植到匹克球课程

已有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的研究，涉及武术、传统体育、球类以及体能活动等不同内容[3-6]。这些研究能够为匹克球课程提供一定参考，但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教学方案可以直接照搬。

不同运动项目的身体活动方式、文化背景和教学组织形式存在差异。例如，武术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具有较为直接的联系，一些地方体育项目本身也具有明确的地域文化属性。相比之下，匹克球与红色体育文化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历史联系。

因此，在匹克球课程中融入红色体育文化，不宜先确定思政材料，再人为寻找某个技术动作与之对应。更适合的方式是先分析实际教学内容，判断哪些课堂活动中存在较为明确的育人情境，再选择与之相适应的红色体育资源。也就是说，应当由专项教学需要选择思政内容，而不是让专项教学去迁就已有的思政材料。

3.2 防止思政内容停留在课堂导入和总结

王德志、张红玲指出，一些体育教师虽然已经认识到红色体育文化融入课程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教学中仍主要在课前导入或课后总结时增加相关内容，课程主体部分仍以运动技能讲解和练

习为主[3]。付东阁、张应龙也认为，红色体育文化如果不能进入体育课程的具体教学过程，其育人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4]。这一问题对于匹克球课程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如果一节课开始时介绍一个红色体育故事，之后的技术练习、分组方式和教学比赛都与这一内容没有关联，那么体育教学和思政教育实际上仍然处于分离状态。

因此，红色体育文化更需要进入课堂主体活动。例如，在双打教学中，可以通过搭档配合和位置补位体现团队合作要求；在比赛中，可以通过规则执行和学生裁判开展规则教育；在具有一定难度的连续击球练习中，可以通过阶段性目标设置，引导学生正确面对失误和困难。此时，价值引导是在学生实际运动过程中发生的，而不是脱离体育活动单独进行。

3.3 防止将抽象价值目标进行简单量化

红色体育文化融入课程后，如果课程目标增加了合作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等内容，课程评价理应作出相应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设置“爱国主义 10 分”“集体主义 10 分”或者“奋斗精神 10 分”等评价项目。此类指标一方面缺乏清晰的行为依据，另一方面也容易使课程思政评价形式化。

白杨、李玥瑞提出，体育课程思政评价可以更多关注学生在运动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例如反复练习中的学习态度、团体运动中的合作行为等[6]。因此，在匹克球课程中，更适宜评价学生在具体运动情境中的行为表现，而不是直接评价抽象价值观。

4 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的实践路径

4.1 将红色体育文化纳入课程目标，但不扩大体育课的育人边界

课程目标是教学内容选择和教学评价的基本依据。红色体育文化如果只是在教学过程中临时加入，就容易与课程其他环节脱节。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仍应以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技能、发展身体素质以及提高体育参与能力作为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可根据课程特点增加适量的育人目标。

从匹克球教学能够提供的具体运动情境看，团队合作、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和面对困难时的坚持，较适合作为课程育人的重点内容。与此同时，也需要注意课程目标的边界。高校公共体育课可以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但并不意味着一门匹克球课程需要承担所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爱国主义教育、红色体育历史认知等内容可以在适宜的课程环节中体现，但没有必要在每一次专项技术教学中都进行对应。思政目标越具体，实际教学越容易落实。

4.2 根据匹克球教学内容选择适宜的融入点

表 1 匹克球教学与红色体育融入点

匹克球的教学内容	课堂中可能出现的行为情境	可选择的育人内容
基本技术及连续击球练习	反复失误、重新尝试、实现目标	坚持、克服困难
双打站位与战术配合	沟通、补位、责任分工	团队合作、集体意识
教学比赛	比分领先或落后、失误、	正确胜负观、拼搏精神
竞赛规则与裁判学习	判罚、争议球处理	规则意识、公平意识
课堂小型赛事组织	裁判、记录、器材管理	责任意识、服务意识

确定课程目标以后，需要进一步明确红色体育文化究竟进入哪些教学环节。

这一过程应以匹克球教学内容为起点，而不是给每一项技术动作附加一个思政概念。例如，基本技术和连续击球训练中，学生在反复练习中经历击球失误，可以适当引导其形成坚持完成学习任务的态度。双打教学中，学生需要进行站位、补位和战术沟通，可以重点关注团队协作。教学比赛中，学生需要面对比分变化和胜负结果，可以开展拼搏精神和正确胜负观教育。规则学习和学生裁判则适合引导学生形成规则意识和公平意识。

这里的对应关系并不是固定的。同一个双打活动既可能涉及合作，也可能出现规则问题。教师应根据本班学生实际情况确定教学重点，而不是在一节体育课中同时加入多个思政目标。红色体育文化资源的选择同样如此。只有当某一历史材料、体育故事或者人物事迹与本节课的实际运动情境存在较为明确的联系时，才有必要进入课堂。如果联系比较牵强，则不应为了体现课程思政而强行使用。

4.3 将价值引导放在练习和比赛过程中

红色体育文化能否真正进入匹克球课程，关键在课堂主体部分。以双打教学为例，在学生掌握基本站位以后，可以安排固定搭档进行教学比赛。教师首先观察学生在比赛中的交流、补位和失误后的反应。如果学生出现缺乏沟通、互相埋怨或者过度关注个人表现等问题，教师可以结合

红色体育实践中有关集体合作的内容进行简短引导，再组织第二轮比赛，并增加明确的合作要求，例如赛前确定基本战术、每局结束后进行简短交流或者交换搭档重新比赛。

这种教学安排与“先讲红色故事，再开始练习”有所不同。红色体育文化并不是独立于课堂之外的一部分，而是用来解释学生刚刚遇到的实际问题。顽强奋斗精神也可以采用类似方式。在连续击球或网前技术练习中，可以根据学生水平设置不同难度的阶段目标，让学生经历失败、调整和再次尝试。练习结束后，教师再结合相关红色体育内容进行简要总结。此时学生已经具有实际身体体验，文化内容才更容易与个人学习经历发生联系。因此，在匹克球课堂中，红色体育文化更适合作为对运动体验的价值解释，而不是用文化讲授代替运动体验。

4.4 将课程评价落到具体运动行为

课程思政评价首先应服务于教学，而不是为了单独形成一个思政分数。匹克球课程中的专项技术、基本规则和运动能力仍然可以按照原有方式进行考核。对于课程思政目标，则可以更多采用过程观察的方式。例如，在双打练习中，可以观察学生是否主动与搭档沟通、是否能够进行合理补位；在教学比赛中，可以关注学生面对连续失误或比分落后时是否仍能正常完成比赛；在裁判环节中，可以观察其能否按照规则进行判罚；在小型比赛组织中，可以关注学生是否按要求完成裁判、记录和器材管理等任务。这些行为具有相对明确的发生情境，比直接评价“思想觉悟”或者“集体主义水平”更符合体育课程特点。

教师还可以适当采用学生自评和同伴评价。例如，在双打比赛结束后，让学生简要写出本场比赛中与搭档合作较好的一个方面，以及需要调整的一个问题。其目的并不是形成复杂的评价体系，而是帮助学生反思自己的体育行为。同时需要指出，目前关于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的实证研究较少，尚缺乏经过充分验证的专门评价工具。因此，本文提出的评价方式主要属于教学实践层面的设想，其有效性仍需要通过后续教学研究进一步检验。

5 结语

匹克球并不是红色体育项目，红色体育文化也不能通过项目名称或者技术动作直接进入课程。二者之间需要经过教学转化，即教师依据匹克球课程原有教学内容，判断哪些运动情境具有较为明确的育人价值，再选择适宜的红色体育文化资源进行解释和引导。

从匹克球实际教学过程看，双打合作、教学比赛、规则学习和学生裁判等环节本身已经包含较丰富的教育情境。红色体育文化融入的重点，不是增加红色文化内容的数量，而是使这些文化资源与学生真实的身体活动和行为体验发生联系。

因此，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应从课程目标和专项教学内容出发，选择适宜的文化资源，将价值引导落实到练习、合作、比赛和评价之中。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红色体育文化与体育教学形成“两张皮”，也能较好地保持公共体育课程原有的专项属性。

本文主要依据相关文献对实践路径进行分析，尚未通过实际教学实验验证其育人成效。因此，不能据此直接判断上述教学方式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合作意识、规则意识或意志品质。后续研究可选择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教学班开展教学实践，通过课堂观察、学生访谈、学习反思和前后测等方法，对不同融入方式的实际效果进行检验，并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教学设计和评价方案。

参考文献：

[1]教育部.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Z]. 2020.

[2]魏源, 程传银. 红色资源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价值定位、目标指向与实践路径[J]. 体育文化导刊, 2022(8):14-20.

[3]王德志, 张红玲. 体育强国背景下红色体育文化融入体育课程思政的路径[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6(5):113-117.

[4]付东阁, 张应龙. 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的实践路径[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8(3):119-123.

[5]陈傲雪, 权格格. 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体育类专业思政课程的作用探析：以西安体育学院为例[J]. 当代体育科技, 2023, 13(31):137-140.

[6]白杨, 李玥瑞. 河南省红色文化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的路径探索[J]. 信阳农林学院学报, 2025, 35(4):132-135.

[7]杨波, 贾树波. 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内容体系构建研究[J]. 林区教学, 2024(3):82-85.